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柔性平衡理論之研究

Researching the Theory of Soft Balancing

doi:10.30390/ISC.201506_54(2).0004

問題與研究, 54(2), 2015

Issues & Studies, 54(2), 2015

作者/Author : 張凱銘(Kai-Ming Chang)

頁數/Page : 101-12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5/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506_54\(2\).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506_54(2).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柔性平衡理論之研究

張 凱 銘

(國立中興大學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 要

柔性平衡理論以不同於傳統平衡論的觀點解讀國家行為與互動，其認為國家在威脅不明或與他國利益相連等情況下，將透過迂迴隱晦的方式進行平衡。該理論近年來在國際關係學界中漸受關注，研究者們不僅運用其解讀現實案例，也對理論內涵提出許多評述與論辯。本文在回顧既有論著的基礎上探討該理論之內容並檢視各類平衡策略形態，以期呈現柔性平衡理論當前的整體發展狀況，並釐清其內容中的爭議處，以推動後續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關鍵詞：柔性平衡、威脅平衡、權力平衡、現實主義、共同利益

* * *

壹、前 言

國際政治環境自冷戰後期以來已歷經許多變遷。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擴散與深化，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交流日趨密切，並在不同層面中形成各種互賴關係。隨著國家間共同利益的發展，各種全球與區域性多邊機制的影響力也持續上升。在當代的國際政治中，雖然部分國家間仍存在著矛盾與摩擦，甚至對彼此的戰略意圖抱持疑慮，但國家藉由發展大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MD）以相互嚇阻，或組建相互敵對的聯盟以彼此抗衡的格局已不復見。國際形勢的轉變對現實主義平衡理論的固有觀點帶來了挑戰：隨著國家間相互嚇阻或結盟對抗的作法日益少見，以及許多國家間的合作交流愈見密切，過去以權力分配或安全威脅為基礎的解釋論點如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或威脅平衡理論（Balance of Threat theory）等，對於當代國際形勢似有難以全盤觀照之憾。^①

註① 華爾茲（Kenneth N. Waltz）與華特（Stephen M. Walt）等學者都曾參與學界針對後冷戰時期國際間為何未出現對美國霸權的平衡反應的討論，華爾茲認為針對美國霸權平衡終將出現，但理論無法確切斷定平衡效應出現的時間。而華特則認為國際間沒有出現對美國的平衡反應是因為美國霸權並未對他國造成威脅。請見：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 John G.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9-67; 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John G.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121-154.

為適應時局變化並加強平衡理論的解釋力，部分研究者乃提出「柔性平衡理論」(Soft Balancing Theory)，^②以不同於傳統平衡觀點的方式解讀國家的行為與互動。近年來，柔性平衡理論在國際關係學界中已漸受關注，參與研究的學者們一方面運用其解釋現實案例，另一方面也對該理論的內容提出許多質疑與論辯。雖然在完善度與內部整合方面仍難與發展時間較久的傳統平衡理論相比，但柔性平衡理論近年來呈現持續演進的趨向，在學者們的研究中漸趨完善。

我國學界對於柔性平衡理論的研究相對有限，^③相關研究所援用的論點多停留在理論發展的初期階段，對於其後的演變缺乏探討。本文試圖在整理當前研究論著的基礎上探究柔性平衡理論，以下節次安排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發展歷程回顧，筆者將對柔性平衡理論的演進提出大致的時程劃分，藉以呈現不同階段的研究特點。第二部分為理論內涵探討，由於相關學者對於該理論的部分環節仍存有爭論，筆者將檢視相關議題以釐清柔性平衡理論的基本概念與內容。第三部分為執行策略探討，參與研究的學者們各自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平衡策略，多樣的策略形態雖展現柔性平衡的靈活與彈性，但也因缺乏整合而略顯紛亂；因此，筆者在整理相關策略的同時，將依據各項策略性質提出分類框架以茲統整。第四部分則是對理論發展意義與其所面臨限制的討論。

貳、柔性平衡理論發展歷程回顧

柔性平衡理論自成形至今已在相關學者的參與研究之下持續演進。本節依據相關研究內容與概略的時程先後，將該理論的演進分為「形成」、「發展」與「調整」等三個主要階段。這一區分方式雖非全然精確，但應有助於認識理論發展的脈絡。

一、柔性平衡理論的形成：華特與派普的觀點

哈佛大學教授華特 (Stephen M. Walt) 與芝加哥大學教授派普 (Robert A. Pape) 兩人是早期提出柔性平衡概念並進行理論性探討的代表學者。在「維持世界的失衡狀

註② 我國亦有學者將其譯為「軟平衡」與「柔性制衡」，前者請參考：楊三億、林佑勳，「歐盟人類安全議程與軟平衡之實踐」，淡江大學歐盟資訊中心通訊，第30期(2011年6月)，頁15-22。後者請見：張登及，「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戰略與評估，第3卷第2期(2012年夏季號)，頁23-37。

註③ 國內學界對柔性平衡理論的研究著作可大致分為兩類，部分論著直接介紹了柔性平衡理論，並運用於檢視現實案例，如：甘逸驊，「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性」，問題與研究，第47期第2卷(2008年6月)，頁1-24；楊三億、林佑勳，「歐盟人類安全議程與軟平衡之實踐」；林佑勳，現實主義典範研究與歐洲聯盟軟性平衡(臺中：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另一類論著則是在分析案例或梳理巨型理論脈絡時提及柔性平衡的觀點，如：張登及，「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劉泰廷、洪銘德，「後冷戰時期日本對中國崛起之反應：再思權力平衡論」，止善，第10期(2011年6月)，頁37-52。

態：自我克制與美國的外交政策」(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一文中，華特分析了美國在後冷戰時代中的權力與地位為何未引起他國的平衡。他以威脅的角度著眼，認為美國的權力雖強大，但展現的意圖卻相對良善，不僅未表現出明顯的侵略傾向，行事風格反呈溫和自制。良善的意圖展現與和歐亞大陸相隔離的地理條件，使美國未對他國的安全與生存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國際間並未出現普遍的反美平衡。但美國未來的對外政策若變得更具侵略性，其他國家將可能使用一些溫和(modest)、隱晦(covert)的作法加以平衡。^④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形成了他在2004年發表的會議論文「美國可以被平衡嗎？」(Can the United States Be Balanced?)，華特在文中探討了多種一般國家應對霸權國威脅的各種制衡手段，^⑤該文最終發展為馴服美國權力：對美國主導地位的全球回應(*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一書。書中指出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在各方面皆擁有無可匹敵的巨大優勢，這種「主導地位」(primacy)在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引起了其他國家的不安，當美國政府在國際間奉行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政策時，國際社會的憂慮就更為嚴重。雖然權力差距甚大，但一般國家仍可透過多種策略迂迴制衡美國霸權。柔性平衡在此被列為策略項目之一，其主要內容是透過國家間非正式或非公開的外交合作以抵抗美國壓力、增加談判籌碼，或是警告美國一個正式的反美聯盟正在形成中以迫使其自我約束。^⑥

派普在2004年發表了會議論文「柔性平衡：國家如何在單極世界中追求安全」(Soft Balancing: How States Pursue Security in a Unipolar World)，提出他個人對柔性平衡的看法，^⑦隨後並發表期刊論文「對抗美國的柔性平衡」(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以不同於華特的方式論述柔性平衡的本質與內容。派普認為柔性平衡是次級強國(second-ranked powers)在面對美國霸權造成的安全壓力下所採取的一種非軍事性平衡。不同於傳統的軍備競賽或聯盟對抗等硬性平衡措施(hard-balancing measures)，柔性平衡避免了直接對抗，並以一些靈活隱晦的手段追求平衡效果。國家之所以選擇柔性平衡而非硬性平衡的理由有二：一是美國的軍事優勢過於巨大，難以透過軍備競賽等內部平衡途徑克服；二是在互信不足與各懷私心等負面因素的牽制下，在國際間組建有效的反美聯盟以進行外部平衡也相當困難。因此，國家可能轉往國際機制、外交活動與經貿領域中以柔性平衡的方式制約美國。柔性平衡的優勢有二：第一，雖然收效較為緩慢，但可使國家在避免與美國正面衝突的情況下增加其行動的困難與成本，同時降低本國遭受報復的風險。其次，柔性平衡可作為醞釀硬性平

註④ 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註⑤ Stephen M. Walt, "Can the United States Be Balanc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USA, September 2-5, 2004.

註⑥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5), pp. 126-132.

註⑦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How States Pursue Security in a Unipolar Worl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USA, September 2-5, 2004.

衡的溫床，持反美立場的國家可在平衡過程中進行試探性合作，在培養默契的同時也為日後形成正式的反美聯盟奠定互信基礎，或是使美國預見到這種情景而預先自我約束。^⑧

華特與派普對柔性平衡的論述既有接近之處，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其觀點的共通處可大致歸納為三項：第一，雙方皆認為柔性平衡是一種迂迴並避免正面對抗的平衡方式。第二，皆視柔性平衡為單極時代中一般國家制衡霸權國的方式。第三，兩位學者皆指出美國在 911 事件後的單邊主義行徑是促成他國對美國進行柔性平衡的主因。就差異處而言，雙方觀點在兩方面存在分歧：第一為柔性平衡的運用領域，華特將柔性平衡限定於外交領域，視其為國家間非正式或非公開的外交協調；派普則認為在經濟、安全與政治等各種不同領域中，各類避免正面對抗並迂迴制衡霸權國的策略皆可被視為柔性平衡。第二為對柔性平衡的定位認知，華特認為柔性平衡是一般國家應對霸權國的多種策略選項之一，派普則視柔性平衡為國家迂迴制約霸權國的戰略總稱，其下可涵括各種不同的平衡策略。

華特與派普兩人對柔性平衡的論述為之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兩位學者觀點的共通處大抵皆為後續研究所沿用，在雙方論述的歧異處，後續研究大致皆採納了派普的觀點，將柔性平衡視作一般國家迂迴抗衡強國的戰略總稱而非單純的外交策略。但華特提出的許多外交領域之外的抗衡策略也為後續研究所援用，拓寬了柔性平衡的策略範疇。

二、柔性平衡理論的發展：既有觀點的延伸與質疑

在華特與派普等先行倡議者的研究基礎上，國際關係學界對於柔性平衡理論的研究日增，在理論內容探討與案例檢視的運用方面都有所發展。許多學者引用派普的研究框架探討各類案例，並提出許多新形態的平衡策略與運用方式。例如佛里米斯 (Daniel Flesmes) 援引派普的觀點分析「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India, Brazil, South Africa Dialogue Forum, IBSA) 的運作，探討新興區域大國如何透過柔性平衡抵抗超級大國帶來的壓力，並提出「質疑合法性」(questioning the legitimacy) 等策略。^⑨吉爾 (Stephan Gill) 在探討中國如何運用柔性平衡制約美國並保護本國利益時，認為資源投資 (resource investment) 亦是柔性平衡的一種策略形態。^⑩凱莉 (Judith Kelley) 以部分歐洲國家與美國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中的分歧為研究案例，指出「戰略性不合作」(strategic non-cooperation) 是柔性平衡的主要策略之一。^⑪保羅 (T. V. Paul) 提出

註⑧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註⑨ Daniel Flesmes, "Emerging Middle Power's Soft Balancing Strategy," working paper for the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August, 2007.

註⑩ Stephan Gill, "China's Soft Balancing Strategy and the Role of Resource Investment," *Yonse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 No. 2 (Fall 2012), pp. 121-129.

註⑪ Judith Kelley, "Strategic Non-cooperation as Soft Balancing: Why Iraq Was Not Just About Iraq,"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2, No. 2 (2005), p. 153-173.

了「有限的軍事建設」(limited military buildup)與「非正式或專案性安全磋商」(informal or ad hoc security consultations)等策略。^⑫懷特克(Beth Elise Whitaker)則以柔性平衡理論解讀部分非洲國家與美國的互動，並指出當前的研究過於關注中國、印度、俄羅斯一類的次級強國，對於弱小國家操作柔性平衡的探討仍待加強。^⑬

柔性平衡理論在逐漸發展的同時，也受到部分學者的批評與質疑。相關論點指出，在後冷戰時代中的國家透過各種迂迴手段牽制美國霸權或屬事實，但能否據此將相關現象統稱為柔性平衡則仍待商榷。因為國家所採取的一些行為可能並不具有平衡動機，也許僅是對他國個別政策的抵制或單純的外交活動現象。^⑭例如列伯爾(Keir A. Lieber)與亞歷山大(Gerard Alexander)兩人懷疑許多被稱作柔性平衡的國家行為，本質上可能僅是「常態性的外交摩擦」(routine diplomatic friction)，將這種正常現象蒐集累積並冠以柔性平衡之名並不適當。^⑮布魯克斯(Stephen G. Brooks)與沃佛斯(William C. Wohlforth)的研究則指出一些被視作柔性平衡的國家行為，其背後動機可能僅是受到其他因素的推動。兩位學者提出了四種常見的行為動機：第一是謀取經濟收益，即國家之所以抵制他國是為保護本國經濟發展或國內特定集團的利益。第二是基於區域議題的對立，即國家之所以試圖制約他國是因其受到地區特定安全議題的驅動。第三是出於對特定政策的反彈，指國家對他國的制約是因為不滿其特定政策。第四是受到國內政治影響，即國家所以抵制他國是因其政府欲迎合國內民意或受到其他內政因素驅使。換言之，許多被冠以柔性平衡之名的國家行為，實際上可能只是因上述四種動機而產生的反應，未必具有平衡意涵。^⑯

三、柔性平衡理論的調整：對理論內涵的檢討與修訂

為回應相關質疑並檢討既有研究的不足，部分學者乃對柔性平衡理論的內容與本質進行反思。阿特(Robert J. Art)的「尋求平衡」(Striking the Balance)一文針對布魯克斯和列伯爾等人的批評作出了反駁。對於布魯克斯與沃佛斯兩人在動機層面的質疑，阿特認為研究者不應爭論於模糊的動機層次而無視國家間明顯的平衡行為，對平衡行為的判斷應基於其效果而非動機，只要國家採取的相關行為能夠產生平衡效果，便可將其視作平衡行為。^⑰另一方面，阿特認為列伯爾和亞歷山大混淆了常態性外交摩

註⑫ T. V. Paul,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8.

註⑬ Beth Elise Whitaker, "Soft Balancing among Weak States? Evidence from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6, No. 5 (September 2010), pp. 1109~1127.

註⑭ 甘逸驊，「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性」，頁9。

註⑮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

註⑯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註⑰ Robert J. Art,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Winter 2005/06), pp. 178~180.

擦及政策議價與平衡之間的差異，阿特對常態性外交摩擦與政策議價的定義為：國家透過有效配置本國的權力資源，以圖在特定政策議題上取得最有利於己方的結果；其對平衡的定義則是：國家透過加強或有效運用本國的權力資源，以求抵銷或削弱其他國家或聯盟的優勢。換言之，國家在兩類行為中所追求的目標全然不同，兩者間的差異並非無法區分。¹⁸

賀凱與馮惠雲兩人也檢討了柔性平衡的內涵並回應相關質疑。在對批評意見的回應方面，賀馮兩人認為布魯克斯與沃佛斯對於國家行為動機的討論混淆了戰術（tactics）與戰略（strategies）層次的差別：他們看到了國家行為背後短期的戰術性動機，卻沒有注意到在戰術性動機的背後可能還存在著柔性平衡這類更深層的戰略性動機，兩者並不互斥。列伯爾與亞歷山大兩人認為所謂的柔性平衡僅是正常的外交摩擦現象，但學術研究的任務之一即是探討客觀現象背後的成因：當國家間的外交摩擦持續增加時，探討其原因並以柔性平衡提出理論性解釋是合理的作法。¹⁹在理論內容調整方面，賀馮兩人提出了一些不同於先前研究的看法，對此可分兩點說明：第一，兩人主張柔性平衡的運用情境與主體不應受限，促成平衡行為的主因是國家對他國權力的憂慮而非他國權力的真實大小；在無政府狀態下，單極體系中的國家固然會對霸權國的權力感到憂慮，兩極或多極體系中的國家同樣可能對他國的權力感到憂慮。進言之，不僅弱國會擔憂強國的權力，強國同樣可能對弱國的權力增長感到不安。因此，將柔性平衡限定為中小型國家或次級強國在單極體系中對霸權國運用的戰略是沒有必要的，各種體系中的各類國家都可能運用柔性平衡。第二，柔性平衡與傳統的硬性平衡兩者都是國家可運用的戰略選項，影響國家在兩者間取捨的最重要因素有二：「權力差距」（power gap）與「經濟互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一般而言，國家間的權力差距越大、經濟互賴越深，國家就越可能採取柔性平衡。²⁰

薩茲曼（Ilai Z. Saltzman）注意到既有研究在兩方面的不足：第一是欠缺獨立性：許多對柔性平衡的論述皆沿用傳統權力平衡的概念，使得柔性平衡看起來像是一種溫和而非正面對抗的權力平衡形態，而非一種獨立的理論與戰略。第二是欠缺通用性：作為一項理論，柔性平衡的運用應超越特定情境與主體類型的限制，但過去的研究多以中小型國家和次級強國為主體，以美國霸權為主要的平衡目標，而且相關研究幾乎皆以後冷戰時代背景，對於柔性平衡在其他時期中的運用狀況探討不足。為改善上述缺失，薩茲曼以美國在兩次大戰間歇期間對日本的戰略規畫為案例，論證柔性平衡的使用主體不限於中小型國家，其運用背景也不限於後冷戰時代。另一方面，為凸顯柔性平衡的獨立性，他提出了柔性平衡與權力平衡的四項差別：第一，在現實主義理論的論述中，權力平衡是體系的自然產出效果，²¹但柔性平衡則是國家在評估內外形勢後主

註¹⁸ Ibid., pp. 183~184.

註¹⁹ Kai He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April 2008), pp. 365~370.

註²⁰ Ibid., pp. 373~374.

註²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122.

動作出的戰略選擇；第二，權力平衡的目標是削弱或趕上敵對國家與聯盟的權力，柔性平衡的目標則是在避免正面對抗的前提下消弭來自他國的威脅，並不一定要求改變國際間的權力分配狀態；第三，權力平衡反對國家間的權力差距，但柔性平衡可包容相當程度的權力落差，尤其在本國的重要利益未受威脅或缺乏硬性平衡所需的資源能力時更是如此；第四，與權力平衡倚賴軍事資源不同，柔性平衡的運作主要依靠溫和與成本較低的非軍事手段。^⑦

透過上述發展歷程，相關學者的研究一方面推動了柔性平衡理論的演進，同時也在論辯對話的過程中揭露其缺失並加以修訂調整，從而使該理論日漸完善充實。然而在當前的研究中，學者間對於柔性平衡理論的部分內容仍然存有論述上的分歧。為此，本文將於下節逐次檢視柔性平衡的基本概念、國家平衡反應的起源，以及國家選擇柔性平衡的原因等環節，以釐清柔性平衡理論的內涵與特質。

參、柔性平衡的內涵探討

一、柔性平衡的基本概念

回顧既有的研究論著，可發現相關學者對於柔性平衡的定義分別提出多種不同的論述。綜觀各方論點，可發現「避免直接對抗」、「運用迂迴、隱晦的策略」是柔性平衡在運作上的基本特徵，而其所欲產生的效果則是「限制他國的權力或意圖」。^⑧準此，柔性平衡的基本概念可被初步界定為：「國家在避免正面對抗的情況下，透過迂迴、隱晦的方式平衡他國，以限制其權力與意圖。」雖然同樣尋求平衡，但迴避正面衝突與迂迴隱晦的策略特徵，使其與傳統權力平衡論述中國家間以組建聯盟或軍備競賽等方式對抗的硬性平衡途徑在表現上有所區別。

基本概念的界定僅能概略呈現柔性平衡的面貌，其實質內容仍存在許多待探討的環節，例如：促成柔性平衡的起因為何？柔性平衡的運用主體與環境是否存在限制？柔性平衡追求的目標與傳統硬性平衡途徑有何不同？國家為何選擇柔性平衡？在以下篇幅中，本文將逐一探究上述各項問題，以說明柔性平衡的內容。

註⑦ Ilai Z. Saltzman, "Soft Balancing as Foreign Policy: Assessing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Japa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No. 2 (April 2012), pp. 131~150.

註⑧ 請參考：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 10；甘逸驊，「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性」，頁 7；T. V. Paul,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p. 3；Judith Kelley, "Strategic Non-cooperation as Soft Balancing: Why Iraq Was Not Just About Iraq," p. 154；Kai He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p. 372；Ilai Z. Saltzman, "Soft Balancing as Foreign Policy: Assessing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Japa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pp. 133~134.

二、國家平衡反應的起源

對柔性平衡理論內涵的檢視或可回歸至平衡理論研究的起點，探討什麼因素引起了國家的平衡反應。這不僅是現實主義理論研究中的經典議題，對此議題的探討也有助於解釋柔性平衡理論近年來的演進。根據現實主義的平衡理論研究，^②權力平衡與威脅平衡是最主要的兩類論點，前者認為引起國家平衡反應的主因是國際間權力分配狀態的變動，後者則認為安全威脅才是真正的原因。

雖然國際關係學界中對於權力平衡的界定甚為繁複，^③但其基本概念是認為國家會因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格局變化而決定是否採取平衡行動，而一般的平衡方式是在相關國家具有共識的情況下，依照情境不同而削弱強大一方的力量或提升弱小一方的實力。^④新現實主義理論也主張權力平衡是國際體系的基本原則，原因是一國權力過大會對其他國家的安全構成危害，因此將激起體系內他國的聯手反制。權力平衡的具體作法包含兩類：一是內部平衡，即透過提升自身實力以抵銷他國優勢，二是外部平衡，即透過國際結盟以制衡強國。^⑤威脅平衡理論主張國家的平衡反應不是來自於國際間的權力分配狀態，而是取決於本國所遭受的安全威脅。華特認為所謂威脅係由綜合實力（aggregate power）（經濟、人口、工業水準等各項國力的綜合）、地緣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進攻實力（offensive power）（國家將綜合實力與地理條件等要素轉化為攻擊力量的能力），以及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等四項要件所組成。國家在面對威脅時的選項有二：扈從（bandwagoning）對方以轉移威脅或分享利益，以及透過內、外部平衡避免受到強國侵犯控制；參考歷史事例，國家在一般情況下多偏向於進行平衡。^⑥威脅平衡理論將國家的關切焦點由權力代換為威脅，權力是威脅的構成要件之一而非全部，權力強大的國家未必會對他國的安全造成威脅，權力較

註② 現實主義理論在發展歷程逐步分為「優勢論現實主義」與「平衡論現實主義」等兩項不同的路徑，前者以「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為代表，認為國際環境無政府狀態下的不確定性與國家武力，會迫使出於安全目的而採取擴張態勢；後者則以「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為主，認為國際體系具有調控能力，具有意圖擴張侵略的國家將引起其他國家反制，使體系維持穩衡狀態，針對平衡議題的研究多以守勢現實主義為主。在現實主義理論的語境中，所謂的平衡一般涉及研究國家對外部安全環境變化的認識途徑與行為取向，亦即國家透過何種觀點認識國際環境的失衡與否，以及可能採取何種應對行動以維護或回復平衡狀態。相關論述可參考：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4；孟維瞻，權力·合作·平衡——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頁192~195；鄭端耀，「搶救權力平衡理論」，收錄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11年），頁69。

註③ Ernst B. Haas, "The Balance of Power: Prescription, Concept or Propaganda?" *World Politics*, Vol. 5, No. 4 (July 1953), pp. 442~477；Inis L. Claude,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 13~25.

註④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p. 13, pp. 146~167.

註⑤ Kenneth M.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5~128.

註⑥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17~28, 149~152.

弱的國家也未必不會威脅其他國家，其論點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權力平衡理論的不足。

在當前的柔性平衡理論研究中，多數學者傾向以威脅作為國家進行平衡的起因。例如華特與薩茲曼等人的研究皆以外部威脅解釋國家的柔性平衡反應，賀凱與馮惠雲也認為促使國家進行平衡的因素不是他國權力的實質大小，而是本國對其權力的憂慮。派普與保羅等學者雖從權力平衡的角度著眼，將柔性平衡界定為單極體系下權力分配不均而引發的國家反應，但相關研究的結論也強調激起許多國家對美國採取柔性平衡的主因是小布希政府「侵略性的單邊主義安全政策」；^⑩換言之，是國家展現的意圖而非權力本身引發了他國的平衡，此與威脅平衡論的觀點仍相契合。

事實上，以威脅作為國家平衡反應的起因，促使柔性平衡理論在近年的發展中逐漸展現出不同於傳統權力平衡理論的面貌。對此可由以下三點觀察：第一，柔性平衡並非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產生的自然結果，而是國家在面對威脅時採取的戰略選擇，^⑪因此研究者不能僅以國際體系的權力配置解釋柔性平衡的出現，而應進一步探討什麼樣的威脅引發了國家的平衡反應，以及國家為何不以傳統的硬性平衡方式應對相關威脅。第二，雖然柔性平衡亦可能試圖削弱他國的權力，但其目的並非欲回復權力平衡狀態，而是希望藉此抑制對方的侵略意圖或造成其權力行使的困難以緩和威脅；換言之，柔性平衡可以接受國際間權力分配的不平衡。^⑫第三，由於國家權力的高低不直接反映其威脅程度，派普等學者將柔性平衡限定為單極體系中次級強國對美國霸權的制約手段是不適當的，各種體系中的各種國家在感知他國威脅時皆可能採取柔性平衡。

三、國家選擇柔性平衡的原因

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國家會選擇以柔性平衡而非傳統的硬性平衡去制約對手？對此，透過參考相關研究，筆者認為存在潛在或有限的威脅是促使國家運用柔性平衡的根本要件，而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則是主要的輔助因素。此外，依照情境的不同，也有部分學者提到國家對彼此間權力差距的考量，以及國內輿論因素的影響等。

（一）潛在或有限的威脅

國家採取柔性而非硬性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他國對本國造成威脅，但威脅仍處於有限或潛在狀態。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由於國際法、國際社會共識、核武器與經濟相互依存等因素的制約，直接的征服與吞併已相當罕見，國家並不常面臨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脅。^⑬相反地，常引起國家關切的安全議題主要是以下兩類：第一是不確定的威脅

註⑩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p. 10-11;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48.

註⑪ 請參考：Beth Elise Whitaker, "Soft Balancing among Weak States? Evidence from Africa," p. 1111; Ilai, Z. Saltzman, "Soft Balancing as Foreign Policy: Assessing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Japa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p. 133.

註⑫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p. 126.

註⑬ Kai He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pp. 366-367.

預期，指國家擔憂他國未來可能對本國形成威脅，譬如某個新興強權國力的快速增長可能在未來對本國的地位與安全造成不利影響、某個強權國家不受制約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可能將對本國造成傷害等；第二是有限的威脅，指他國對本國構成的威脅並不危及生存，只及於一些重要性相對較低的國家利益。³³例如亞索塔 (Murat Yesiltas) 的研究指出，美國在策畫 2003 年伊拉克戰爭時曾對土耳其提出許多援助要求，美國的要求與戰爭意圖使土國政府感到威脅，並對美國進行柔性平衡。在此，美國構成的威脅與土耳其的生存無關，而是涉及較低階的國家利益：例如戰爭可能傷害土國的貿易收益、境內的庫德族人可能藉機尋求獨立，以及與美國合作將有害土國未來在中東區域的外交關係等。³⁴

當威脅有限或處於潛在狀態時，以硬性平衡應對並非適宜的戰略選擇。首先，硬性平衡必須支付高昂的平衡成本，諸如內部平衡需要的高額國防開支、組建國際同盟需投入的外交資源，以及在聯盟關係中必須付出的各種代價，³⁵故國家在威脅輕微或前景不明的情況下沒有必要急於進行硬性平衡；其次，在威脅不明朗的情況下，在國際間建立共識以組建對抗性聯盟的難度較高。最後，潛在或有限的威脅意味著國家仍有觀望空間，貿然以硬性平衡直接對抗反而可能導致與對象國關係更趨惡化而使威脅升級。

(二) 共同利益的影響

在面對他國造成的潛在威脅時，彼此間的共同利益將是鼓勵國家選擇柔性而非硬性平衡的重要因素。在現實主義理論的論述中，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生存是國家的首要顧念，但在威脅有限或處於潛在狀態時，國家的生存未受迫切挑戰，因此在保障安全之餘，對於其他利益的維護也可能被其納入戰略考量。在某些情況中，構成威脅的國家可能同時也為本國提供了某些經濟、安全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這可能致使國家更傾向選擇以柔性平衡進行制約，藉此避免正面對抗將造成的利益損失。³⁶以經濟利益為例，如李 (Jeongseok Lee) 與卡納 (Vinod Khanna) 等學者的研究顯示，雖然中國的崛起與其戰略意圖的不透明使許多亞洲國家感受潛在威脅，但由於與中國交往可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許多國家因此不願與其直接對抗，而是選擇運用柔性平衡控制威脅以確保本國利益不受傷害。³⁷

註³³ Ilai Z. Saltzman, "Soft Balancing as Foreign Policy: Assessing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Japa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pp. 133~134.

註³⁴ Murat Yesiltas, "Soft Balanc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2003 Iraq War," *Perceptions*, Vol. 14, No. 1 (Spring-Summer 2009), p. 38.

註³⁵ 部分學者討論了參與聯盟的國家必須付出的代價，包括被迫捲入與本國無直接關連的戰爭、喪失對外政策的獨立決策權、被迫在國家利益的追求上妥協等，請參考：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3~46；William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Yale Press, 1962), pp. 32~76.

註³⁶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p. 59.

註³⁷ 請見：Vinod Khanna, "India's Soft Balancing with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 6, No. 3 (July-September 2011), pp. 293~304；Jeongseok Lee, "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 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XXII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Madrid, Spain, July 8~12, 2012；孫現朴，「印度崛起視角下的東向政策：意圖與實踐」，*南亞研究*，2012年第2期（2012年12月），頁66~84。

(三) 其他因素的影響

除了潛在有限的威脅與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外，部分學者也提及其他可能被國家納入考量的因素。例如學者皮特肯 (Daniel Pitcairn) 以歐洲各國與美國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中的互動關係為例，透過比對 2002 至 2011 年間的各國互動狀況，及歐洲成員國國內的對美輿論變遷，皮特肯指出，小布希政府在反恐戰爭中的單邊主義作為引起歐洲民眾的普遍反感，並使各國政府承受民意壓力，從而導致歐洲國家試圖在北約機制中對美國進行柔性平衡。換言之，國家對他國的柔性平衡作為可能是出於國內輿論的影響。^③

此外，賀凱與馮惠雲的研究指出國家間的權力對比也可能促成柔性平衡作為的出現。對於弱小國家而言，與強國間的權力差距越明顯，其越可能採取柔性平衡應對對方造成的威脅。^④權力的巨大差距代表單憑自身努力發展軍備平衡對方的可能性偏低，傳統的內部平衡無法發揮效果。而外部平衡的運作同樣可能遭遇困難，例如組建聯盟的國家間缺乏互信或陷入集體行動困境等，^⑤而且權力的明顯失衡意味著即使成功組建聯盟，也未必能抵銷與對象國間的實力落差。^⑥在這種情況下，硬性平衡不僅難以收效，反可能引起對象國報復。相形之下，柔性平衡的迂迴特質或能使國家在避免正面對抗的同時發揮平衡效果。

綜觀上述各項論點，潛在有限的威脅應是促使國家選擇柔性平衡的必要條件：如果不存在任何威脅，則國家自無平衡的需要；如果威脅已明顯而迫切，則國家將使用硬性平衡或直接對抗等更為強硬的作法以維護自身安全與利益。而對共同利益的維護亦是各方研究者普遍認同的要素，國家之間的利益連結越深厚，為避免遭受損失，國家在面對對方造成的潛在威脅時，越可能以柔性平衡的方式應對。相形之下，國內輿論與權力差距影響等觀點尚未得到研究者們的普遍接納。例如派普以俾斯麥時期德國對法國的外交作為為例，說明權力相近的國家間也可能運用柔性平衡相互制約。^⑦而薩茲曼的研究則透過分析美國在二戰前對日本的制衡行為，說明大國也可能對弱國進行柔性平衡。^⑧此外，大部分的柔性平衡研究論著仍然延續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論 (state-centric theory) 特質，將國家視為單一個體，少有探討國內社會因素的影響。

註③ Daniel Pitcairn, "Public Opinion and Soft Balancing within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The Yal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1 (Fall 2012), pp. 33-43.

註④ Kai He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pp. 373-374.

註⑤ Mancur Olson, Jr.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No. 3 (August 1966), pp. 266-279.

註⑥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p. 126.

註⑦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 38.

註⑧ Ilai Z. Saltzman, "Soft Balancing as Foreign Policy: Assessing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Japa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pp. 136-137.

四、小結

透過上述的討論，吾人可將柔性平衡的內涵簡要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柔性平衡意指國家在避免正面對抗的情況下，透過迂迴、隱晦的方式平衡他國。其所追求的目的是透過抑制他國權力與侵略意圖以緩和威脅，但並不追求權力對比的完全平衡。

第二，柔性平衡不是特定體系下的自然產物，而是一種國家的戰略選擇。促使國家採取柔性平衡作為的主要原因是他國對本國構成了潛在或有限的威脅。此外，當國家與對象國間存在共同利益時，為避免遭受損失，國家將更傾向採用柔性而非硬性平衡。

肆、柔性平衡的執行策略探討

一、執行策略的主要形態與意涵

在當前的柔性平衡理論研究中，學者們最為關注之處在於執行策略的形態，即國家可以透過哪些方式實行柔性平衡？由於柔性平衡的策略特質在於迂迴、隱晦、非正面對抗，意味其執行手段可能十分多元。反映在當前的論著，學者們對於執行策略的形態各持不同見解，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平衡方式。筆者於下表中彙整了相關文獻中提及的平衡策略與各項策略的主要意涵。^④

透過下表的彙整，吾人可在相關學者對柔性平衡執行策略的論述中探知當前研究的三項特徵：第一，柔性平衡的策略十分廣泛多元，涉及領域包含外交、經濟與能源等。雖然派普等早期研究者曾強調柔性平衡的非軍事化特質，但後續的研究顯示在軍事領域中也有進行柔性平衡的可能，例如有限的軍備建設、利用軍備管控協議束縛他國實力增長等。第二，不同學者對執行策略的論述中常有名稱相異而內容重疊的現象，例如凱莉等學者提到的「戰略性不合作」策略與派普提出的「領土拒絕」、華特提出的「故意阻礙」策略在概念上十分接近，而薩茲曼與保羅提到的「國際機制」策略與華特提到的「約束策略」內容亦頗相仿。第三，柔性平衡的執行策略類型並未受限於特定學者的觀點，而是與理論本身的發展並進，呈現持續增加的態勢。

二、執行策略的類型劃分

為數甚多的策略項目凸顯了柔性平衡的靈活與彈性，但也使該理論在執行層面上顯得過於寬泛模糊。顯然，柔性平衡的開闊特質使其執行策略偏向多元，可以預見許多新型策略還將在後續的研究中被逐一提出。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對於柔性平衡策略層面的探討不宜僅依靠逐一系列的方式，而應在梳理當前策略形態的基礎上進行

註④ 華特在 *Taming American Power* 一書中提出多項一般國家在避免直接衝突的前提下用以抗衡霸權國的迂迴策略，這些策略雖未直接冠以柔性平衡之名，但其主旨與內容和柔性平衡一致，在表中也一併列入。

表 1 柔性平衡的執行策略與意涵概覽

柔性平衡的執行策略	主張學者	主要意涵
領土拒絕 (territorial denial)	派普	國家拒絕提供本國領土或基地設施予他國使用，藉此增加其海外軍事行動的困難與成本。
糾纏外交 (entangling diplomacy)		國家在外交互動中設法拖延限制他國，以增加其採取行動的阻力與成本。
抗衡訊號 (signals of resolve to balance)		透過在某些議題上的聯合表態，相關國家可向對象國展現彼此間的團結與決心，警告其一個抗衡性聯盟正在形成，以促使對方自我克制。
經濟強化 (economic strengthening)	派普、 佛里米斯	多國聯手主導經貿整合與構建貿易壁壘以弱化特定國家的經濟地位與實力，並期望藉此間接弱化其國防力量。
故意阻礙 (balking)	華特	國家對他國的要求採取不合作或阻礙的立場。當彼此利益一致時，國家可能選擇搭便車而拒絕出力；當彼此利益不一致時，國家可拒絕配合或以陽奉陰違等方式妨礙對方。
內部平衡 (internal balancing)		國家透過發展戰備、制訂或實施適合本國條件的戰略以抵銷來自他國軍事力量造成的威脅。
訛詐 (blackmail)		國家透過採取或預告將採取一些他國不樂見的行動，迫使對方在某些議題上妥協讓步。
約束 (binding)		國家利用對象國參與的國際機制或其他國際規範約束其行動自由與權力增長。
去合法性 (delegitimation)	華特、 佛里米斯	國家透過積極的宣傳與批評，否定他國行動與特定政策的合法性，使其失去國際支持，從而增加行動的困難與成本。
外交協調 (coordination of diplomatic action)	華特、 薩茲曼、保羅	國家間透過協調，相互支援以增強彼此承受對象國壓力的能力。
經濟方略 (economic statecraft)	薩茲曼	國家利用貿易制裁、禁運或禁止投資等經濟手段試圖削弱對象國或迫使其妥協讓步。
國際機制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薩茲曼、保羅	透過國際機制約束對象國的行動自由或限制其權力。
戰略性不合作 (strategic non-cooperation)	賀凱、馮惠雲、 凱莉、 薩茲曼	國家拒絕與對象國合作，目的可能是試圖削弱其權力，或是為抵制不平等的合作關係並藉此在未來的合作中爭取更好的地位。
武裝敵人之敵 (arm sales to the enemy of the enemy)	賀凱、馮惠雲	透過提供對象國的敵人軍備資源，藉此間接削弱其權力地位。
軍控約束 (arms control efforts targeting the enemy)		利用雙邊或國際性軍備管制公約等途徑限制對象國的軍事力量增長。
經濟制裁與禁運 (economic sanctions and embargo)		透過經濟制裁和禁運措施，使對象國無法取得需要的資源，進而削弱其權力。
有限的軍備建設 (limited arms build-up)	保羅	在避免引發軍備競賽的前提下加強軍備建設，以抵銷他國的軍事優勢。
非正式或專案性安全磋商 (informal or ad hoc security consultations)		國家間就特定議題進行個案性的協調合作，以平衡來自他國的威脅與壓力。
制度平衡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賀凱	國家透過建立、運用或主導國際機制的方式排擠或約束他國，以應對其造成的威脅與壓力。

(待續)

(續表 1)

柔性平衡的執行策略	主張學者	主要意涵
資源投資 (resource investment)	吉爾	國家透過積極投資他國以取得穩定資源供應並爭取相關國家合作，藉此提升本國影響力以抗衡對象國。
能源工具 (energy tools)	匹茲庫諾娃	國家利用自身在能源生產與運輸上的優勢，提升本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藉以平衡來自他國的威脅與壓力。
香腸策略 (salami tactic)	亞索塔	國家在避免與他國正面衝突的前提下，以漸進作為逐步謀求本國利益。 ^⑤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Daniel Flemes, “Emerging Middle Power’s Soft Balancing Strategy,” ; Ekaterina Piskunova, “Energy Security as a Tool of Soft Balancing in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under Vladimir Puti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Convention, Vancouver, B. C., March 4-6, 2008 ; Ilai Z. Saltzman, “Soft Balancing as Foreign Policy: Assessing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Japa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pp. 134-136 ; Judith Kelley, “Strategic Non-cooperation as Soft Balancing: Why Iraq Was Not Just About Iraq,” pp. 156-159 ;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9-10 ; Kai He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p. 373 ; Murat Yesiltas, “Soft Balanc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2003 Iraq War,” pp. 45-46 ;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 36 ; Stephan Gill, “China’s Soft Balancing Strategy and the Role of Resource Investment,” pp. 124-128 ;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pp. 126-216 ; T. V. Paul,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pp. 1-28。

類型劃分。透過整合相關策略的共通特質提出不同的類別，一方面可使當前的策略項目得到統整與區分，另一方面也使未來可能出現的新策略可被歸納至不同類別之下，以求改善當前研究日趨紛雜的境況。

在參考上述各項策略的基礎上，筆者根據尋求平衡效果的途徑差異，將其歸納為「抵銷式策略」、「弱化式策略」與「制度式策略」等三種類型：

(一) 抵銷式策略

抵銷式策略的本質是傳統平衡理論的柔性表現形態。如學者萊恩 (Christopher Layne) 與凱格利 (Charles W. Kegley, JR.) 等人所言，國家採取平衡作為的主要目的是透過提升自身力量以抵銷 (offset) 他國優勢與威脅，^⑥抵銷式策略的作法同樣也是在避免正面衝突的前提下，透過增強本國力量以發揮平衡效果。一如傳統平衡理論有內部與外部平衡之分，柔性平衡中的抵銷式策略亦可分為內外兩種途徑：

註⑤ 香腸策略的概念原由謝林 (Thomas C. Schelling) 所提出，意指國家透過溫和有限的手段漸進抗衡他國，這種作法一般不致引發報復，雖然效果有限，但若持續進行，則累積成果仍將十分可觀，請參考：Thomas C. Schelling 著，中華民國國防部譯，*武備的影響力* (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07年)，頁 103-107。

註⑥ Christopher Layne,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T. V. Paul, Jarnes J. Wirtz, and Micha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pp. 105-106 ;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The Global Futur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 3rd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2010), p. 235.

1. 內部抵銷：國家在避免引發軍備競賽的前提下，透過有限度地加強本國軍備建設或戰略規畫以改善和對象國間的力量對比，藉此應對其造成的威脅。內部抵銷實際上是有限型式的傳統內部平衡。上表中如保羅提到的「有限的軍備建設」與華特描述的「內部平衡」等策略均屬之。
2. 外部抵銷：在不建立正式對抗性聯盟的前提下，國家在外交、安全或經濟層面上加強與其他國家間的聯繫，藉此爭取其對本國的支持，並協調彼此在部分議題上的立場與行動，以改善和對象國間的力量對比，是一種非正式的外交聯合。上表中的「經濟強化」、「抗衡訊號」、「外交協調」、「非正式或專案性安全磋商」、「資源投資」與「能源工具」等策略在本質上皆屬此類。

（二）弱化式策略

與抵銷式策略不同，弱化式策略的運用不強調提升本國的能力，而著重於削弱對象國力量以達到平衡效果。國家可能選擇拒絕配合對象國提出的要求，或是以陽奉陰違的方式設法限制其權力的運用空間並增加其行動的困難與成本，例如上表中的「領土拒絕」、「故意阻礙」與「戰略性不合作」等策略。此外，國家也可使用更為直接的作法，在不引起對象國強力反制的前提下，透過外交、安全與經濟等途徑，試圖削弱其權力或迫使其在特定議題上妥協讓步，例如上表中提到的「糾纏外交」、「訛詐」、「去合法性」、「經濟方略」與「武裝敵人之敵」等策略皆屬之。

（三）制度式策略

制度式策略意指國家設法利用國際機制途徑制約對象國，在當前的柔性平衡研究論著中是十分常見的觀點。國家可以利用對象國參與的國際組織或條約限制其力量增長或約束其行動自由。此外，國際機制也可能成為國家爭取國際支持以抗衡對象國的工具，例如透過組建或主導國際機制的方式，在國際間試圖排擠對象國或使其在特定議題上遭到邊緣化。上表中提到的「約束」、「國際機制」、「軍控約束」與「制度平衡」等策略均屬此類。

策略類型的區分可凸顯柔性平衡在運用上追求平衡效果的途徑差異，國家可能透過提升自身實力、試圖削弱對方或利用機制平台等方式達成目標。同時，這一作法也有助於改善當前平衡策略項目過於龐雜的問題，許多表象各異的策略實際上可能具有相同性質。例如上文提到的「經濟強化」、「外交協調」與「資源投資」等策略，本質上都是國家謀求國際支持以加強抗衡對象國能力的作法，差別僅在於側重領域或使用工具的不同，在策略類型的劃分下，皆可被視為外部抵銷式策略。此外，關於相關策略的運用情形，還可分兩點進一步說明。

第一，柔性平衡的各項策略一般並不互斥而可並行使用。事實上，國家的一項行為中可能同時含有多項柔性平衡策略。例如孫洌（Yul Sohn）對日本在中國崛起壓力下積極推動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研究顯示，日本政府的相關行為中同時體現了外交協

調、經濟強化與機制約束等多項柔性平衡策略。^④而法德等國家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之前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對美國的抵制，則同時含有機制約束與外交協調等策略意涵在內。

第二，雖然各種柔性平衡策略都強調避免與對象國直接對抗，但三種策略類型的對立性仍有強弱之分。弱化式策略可能造成的對立性在三者中最為明顯，若是運用失當，將可能引起對象國報復並使柔性平衡被迫轉型為硬性平衡甚至直接對抗；而在本國與對象國間存在利益關連的情況下，弱化式策略也較可能傷害國家利益。在三種類型中風險與成本最低者應屬制度式策略，但這一策略成功的基本前提是對方願意接受制度約束。雖然當代國家若任意違背國際機制與規範的要求，將需付出形象受損、行動的公正性與合法性遭受質疑等代價，但若對象國不惜承擔相關代價時，制度式策略便難以產生效果。2003 年伊拉克戰爭前，反戰國家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努力並未阻止美國的行動便是一例。一般而言，利用國際機制約束他國的作法在事關重大的戰略安全議題上影響力偏弱，在經濟、環境與文化等非安全領域中則可能較具效用。^⑤相形之下，抵銷式策略是較為中性的選項，其平衡方式既不似弱化式策略那般直接，但又較制度式策略更為積極。自我克制的國內軍事建設使國家在增強實力的同時可避免引發對象國反制；而各種外交上的國際聯合，則在非公開性質或個案與議題式合作的掩護下，降低了遭受報復的風險。此外，抵銷式策略在必要時亦可由原本的柔性平衡轉化為硬性平衡，內部軍事建設的加強自不待言，既有的外部協調也可為本國與其他國家間建立互信與深化合作空間，使未來組建正式抗衡性聯盟時的難度大為減少。

伍、柔性平衡理論的發展意義與限制

如同自然界中的生物行為會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而改變，民族國家作為當代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行為體，其行為也必然隨著國際環境的變遷而演變。因此，援用大戰與冷戰期間的理論標準檢驗不同時期的國家行為，恐將導致觀察結果的失真。作為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平衡理論在過去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常被用以解釋國家間的結盟或抗衡等行為。但隨著冷戰的緩和與結束，傳統平衡理論的解釋力逐漸受到質疑：一方面，國家間進行軍備競賽與組建對抗性軍事集團的行為逐漸減少；另一方面，當美國權力在後冷戰時代攀至頂峰時，國際間並未出現針對美國的抗衡性聯盟。這些現象使許多觀察者質疑為何當前國際體系中的國家缺乏平衡反應？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促成了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第一種作法是秉持傳統平衡理論的標準，承認當代各國缺乏平

註④ Yul Sohn, "Japan's New Regionalism: China Shock, Values, and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Asian Survey*, Vol. 50, No. 3 (May/June 2010), pp. 497-519.

註⑤ John G. Ikenberry, "Strategic Reactions to American Preeminen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report to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USA, July 23, 2003; Rosemary Foot, S. 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66.

衡作為並尋求對此現象的解釋。第二種作法則是拓寬既有認知，以更具彈性的方式界定所謂的平衡，並在國家的許多行為中探索以往未受注意的平衡意涵；換言之，當代國家間的相互平衡並不罕見，只是平衡的方式已有不同，觀察者如仍以傳統標準檢視，便會對之視如不見。柔性平衡理論正是後一種研究取向的成果之一，其主張國家在威脅不明確或與他國間利益相關連等情況下，或將採取一些迂迴隱晦的方式進行平衡。

柔性平衡理論提供了觀察國家行為與國際事務的另一種視角，有助於解決傳統平衡理論在後冷戰時代中運用空間日漸狹隘的困境。在其引導下，許多過去不被視作平衡的國家行為，其背後的平衡意涵已逐漸得到發掘。然而透過上文對柔性平衡理論發展過程與內涵現況的探討，觀察者亦可發現該理論目前仍面臨部分有待改善克服的不足之處，其中尤以平衡意圖確認的困難與執行策略的過度繁雜最為突出。

在意圖確認方面，如上文所示，列伯爾與布魯克斯等學者對柔性平衡理論提出了許多批判與反思，相關質疑的焦點在於柔性平衡理論的研究者能否提出論證，說明國家在採取特定行為時，確實抱持著平衡他國的意圖？雖然部分學者已就此議題展開論辯，但至目前為止對國家意圖的判定問題仍未獲完滿解決。對此，筆者認為平衡意圖的判斷確實是柔性平衡理論不易克服的挑戰，這不僅是因為主觀認知判讀不易，更重要的是國家之所以運用柔性平衡，就是為避免與對象國正面衝突以保護本國安全或利益。因此，不但難以期待運用柔性平衡的國家會向外界公開宣示其作為背後的平衡意圖。尤有甚者，為避免激起他國反制，操作平衡的國家甚至可能刻意掩飾或否認其意圖。這代表研究者可能無法透過蒐集國家領導人論述、政策文件與外交宣示等具公信力的官方資訊證實其所採取之行為是為平衡他國。

然而，意圖判斷的困境並非柔性平衡理論的個別缺失，而是對後冷戰時代國際政治運作特質的映射。隨著冷戰結束與全球化網絡的開展，國家間的相互依賴與經貿交流日漸密切，冷戰期間非敵即友的二分定位已不再適用，威脅與利益在當前國際關係中以更為深刻的形式交織並存。以近年屢生紛擾的南海爭端為例，菲律賓與中國在當地曾多次發生摩擦衝突，菲國總統甚至在訪談中將中國喻為二戰前的納粹德國。^⑩但在此同時，中菲兩國卻仍維持密切的外交與經貿交往，兩國元首並承諾要繼續提升雙邊戰略合作關係。^⑪因此，過去的國際關係研究者可透過杜魯門主義（Trumanism）一類立場清晰的官方宣示論證國家對外政策與行為的動機，但在利益與安全挑戰混雜難分的情況下，這種清楚的訊息在當代已十分罕見。在這種情況下，阿特等學者呼籲跳脫主觀意圖層面的判斷困境，改以國家行為是否對他國產生平衡效果作為意圖的判斷基準。^⑫這種作法或許略過寬泛，但似乎亦是順應國際環境變遷的可行之舉。

註⑩ Official Gazette of Philippines, "For the Record: Excerpt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Aquino," February 4, 2014, <<http://www.gov.ph/2014/02/07/for-the-record-excerpts-from-the-new-york-times-interview-with-president-aquino-february-4-2014/>>, 瀏覽日期：2014年4月16日。

註⑪ 新華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2011年9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9/01/c_121947424.htm>, 瀏覽日期：2014年4月16日。

註⑫ Robert J. Art, "Striking the Balance," pp. 178~180.

當前柔性平衡理論研究的另一項明顯問題是各界提出的執行策略過於繁雜。在本文於表 1 所羅列的各項策略中，不僅存在相當明顯的重疊現象，而且其形態之多元，不禁令人質疑是否凡非屬硬性平衡的作為皆可能被納入柔性平衡之中。在此，柔性平衡理論似乎面臨著與柔性權力理論相似的挑戰。^②這兩項理論分別由平衡行為與權力的角度著眼，試圖跳脫傳統研究過度聚焦於高階政治領域的缺失，強調在舊有的外交對抗與軍事力量之外，仍然存在著其他的平衡形式與權力類型。相關理論的發展雖有助於拓寬國際關係的研究視野，但由於其強調的「柔性」特質牽涉範圍過於廣泛，因此不免招來無所不包、過於龐雜的質疑。^③這雖可被視為是理論發展的缺失，但實際上也反映了研究取向的難以兩全。傳統的硬性平衡觀點雖範圍明確卻不免失於狹隘，而新興的柔性平衡研究則在多元靈活之餘難以避免執行策略過度繁雜的問題。是否可能在避免箝制柔性平衡多元特質的前提下，為其策略形態設置更為嚴謹的要件標準，應是未來理論發展可以探討的方向。

陸、結語

因應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環境變遷，柔性平衡理論在權力平衡與威脅平衡理論等傳統研究的基礎上發展出更為彈性多元的平衡形式。說明國家在面臨威脅時，除透過軍備競賽或外交結盟等傳統硬性平衡方式因應外，也可能選擇以迂迴漸進的作法謀求平衡效果，以免引發正面衝突並維護本國利益。

本文在既有研究論述的基礎上，回顧了該理論的發展歷程與主要內涵，並對目前最見繁雜的執行策略層面提出類別劃分。在發展歷程方面，透過對不同階段的概要區分，可發現柔性平衡理論自成形以來發展至今，已在各方研究者的探討與相互論辯中漸趨充實完善。在理論內涵部分，相關研究顯示國家運用柔性平衡的主要動因是為應對他國造成的潛在或有限威脅，並希望在平衡過程中避免損及彼此的共同利益。因此，柔性平衡不同於傳統的權力平衡概念，其並非體系自然產出結果，而是國家主動採取的戰略選擇，目的是為因應外部威脅，而非追求國際間權力分配的平衡。在執行策略方面，柔性平衡理論發展出極為多元的策略形態，超越硬性平衡集中於外交結盟與軍事力量的傳統觀點，認為國家在經貿交流、合法性與多邊機制等各類領域中皆可採取平衡作為。本文並在回顧當前論著提出的各種策略後，根據平衡效果的產生途徑，將相關策略進一步歸納為抵銷、弱化與制度等三種類型。

在此同時，上述探討也觸及柔性平衡理論在當前發展現況下所遭遇的部分限制與缺失。一方面，由於該理論的發展時間相對較短，在理論內涵與運作方式的界定上仍

註② 關於柔性權力理論的內涵，請參考：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註③ 張小明，「約瑟夫·奈的『軟權力』思想分析」，*美國研究*，2005年第1期（2005年1月），頁31-36。

不及傳統平衡理論成熟明確，參與研究的各方學者們常各持異見，彼此間的觀點尚有交流統整的空間。另一方面，受到理論本質的影響，柔性平衡理論在判斷國家行為意圖方面面臨不易克服的困難，在執行策略方面也顯得過於龐雜無序，相關問題皆是理論後續發展過程中必須設法克服的阻礙。

我國學界對於柔性平衡理論的研究目前仍相對有限，本文認為對這一理論的探討不僅具有學術意義，也可為國家的外交政策提供參考。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與美國的戰略重返，亞太地區不僅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區域形勢也愈見紛擾複雜。我國以小國之姿位處其中，雖然與周邊各國建立了密切的經貿交流與利益互賴，但同時也面臨著許多潛在威脅。例如我國不僅涉入東海與南海地區的領土爭端，更長期承受來自於對岸的巨大戰略壓力。馬英九總統在 2012 年的就職演說中提到，我國既需要與對岸及其他國家發展良好關係以拓展利益與外交空間，又應在這一過程中應對外來威脅並確保國家安全。^④因此，如何在維持與各國交流以追求利益的同時，有效因應種種安全挑戰，實為我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標。對此，柔性平衡理論因具有兼顧利益與安全的特質，應可為我國未來的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戰略規畫提供參考。

* * *

(收件：102 年 12 月 2 日，接受：103 年 10 月 8 日)

註④ 中華民國總統府，「中華民國第 13 任總統就職演說——堅持理想、攜手改革、打造幸福臺灣」，2012 年 5 月 20 日，<<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103&itemid=27201>>，瀏覽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Researching the Theory of Soft Balancing

Kai-Ming Ch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Pea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oft balancing” deals with the 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states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balancing theories. The former features a belief that states achieve balances among themselves in indirect and covert ways under uncertain threats and interests pegged with other state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the theory of soft balancing has gradually gained prominence in academic circl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ers not only apply the theory while interpreting actual cases, but also have commented and debated extensively with regard to its conten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contents of the theory by reviewing arguments in existing studies. The various balancing tactics are divided or combined to reflec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theory at present and clarify contents in question. Hopefully, it will help to promote more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oft Balancing, Balance of Threat, Balance of Power, Realism,
Common Interest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國防部譯，Thomas C. Schelling 原著，**武備的影響力**（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07年）。
- 中華民國總統府，「中華民國第 13 任總統就職演說——堅持理想、攜手改革、打造幸福臺灣」，2012 年 5 月 20 日，<<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103&itemid=27201>>，瀏覽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 甘逸驊，「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性」，**問題與研究**，第 47 期第 2 卷（2008 年 6 月），頁 1~24。
- 孟維瞻，**權力·合作·平衡——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 年）。
- 林佑勳，**現實主義典範研究與歐洲聯盟軟性平衡**（臺中：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 孫維朴，「印度崛起視角下的東向政策：意圖與實踐」，**南亞研究**，2012 年第 2 期（2012 年 12 月），頁 66~84。
- 張小明，「約瑟夫·奈的『軟權力』思想分析」，**美國研究**，2005 年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31-36。
- 張登及，「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戰略與評估**，第 3 卷第 2 期（2012 年夏季號），頁 23~37。
- 新華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2011 年 9 月 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9/01/c_121947424.htm>，瀏覽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 楊三億、林佑勳，「歐盟人類安全議程與軟平衡之實踐」，**淡江大學歐盟資訊中心通訊**，第 30 期（2011 年 6 月），頁 15~22。
- 劉泰廷、洪銘德，「後冷戰時期日本對中國崛起之反應：再思權力平衡論」，**止善**，第 10 期（2011 年 6 月），頁 37~52。
- 鄭端耀，「搶救權力平衡理論」，收錄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11 年），頁 69~83。
- Art, Robert J.,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Winter 2005/06), pp. 178~180.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 Claude, Inis L.,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Flemes, Daniel, "Emerging Middle Power's Soft Balancing Strategy," working paper for the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August 2007.
- Foot, Rosemary, S. 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Gill, Stephan, "China's Soft Balancing Strategy and the Role of Resource Investment," *Yonse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 No. 2 (Fall 2012), pp. 121~129.
- Haas, Ernst B., "The Balance of Power: Prescription, Concept or Propaganda?" *World Politics*, Vol. 5, No. 4 (July 1953), pp. 442~477.
-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He, Kai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April 2008), pp. 363~395.
- Ikenberry, John G., "Strategic Reactions to American Preeminen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report to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USA, July 23, 2003.
- Kegley, Charles W.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The Global Futur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 3rd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2010).
- Kelley, Judith, "Strategic Non-cooperation as Soft Balancing: Why Iraq Was Not Just About Iraq,"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2, No. 2 (2005), pp. 153~173.
- Khanna, Vinod, "India's Soft Balancing with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 6, No. 3 (July-September 2011), pp. 293~304.
- Layne, Christopher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3~126.
- Lee, Jeongseok, "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 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XXII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Madrid, Spain, July 8~12, 2012.
- Lieber, Keir A.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
-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 Nye, Joseph S.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 Nye, Joseph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Official Gazette of Philippines, "For the Record: Excerpt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Aquino," February 4, 2014, <<http://www.gov.ph/2014/02/07/for-the-record-excerpts-from-the-new-york-times-interview-with-president-aquino-february-4-2014/>>, 瀏覽日期：2014年4月16日。
- Olson, Mancur, Jr.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No. 3 (August 1966), pp. 266~279.

- Pape, Robert A., "Soft Balancing: How States Pursue Security in a Unipolar Worl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USA, September 2~5, 2004.
- Pape, Robert A.,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 Paul, T. V.,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8.
- Paul, T. V.,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 Pitcairn, Daniel "Public Opinion and Soft Balancing within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The Yal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1 (Fall 2012), pp. 33~44.
- Riker, William H.,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Yale Press, 1962).
- Saltzman, Ilai Z., "Soft Balancing as Foreign Policy: Assessing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Japa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No. 2 (April 2012), pp. 131~150.
- Snyder, Glenn H.,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nyder, Jack L.,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ohn, Yul, "Japan's New Regionalism: China Shock, Values, and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Asian Survey*, Vol. 50, No. 3 (May/June 2010), pp. 497~519.
-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 Walt, Stephen M., "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John G.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1~154.
- Walt, Stephen M., "Can the United States Be Balanc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USA, September 2~5, 2004.
- Walt, Stephen M.,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5).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 Waltz, Kenneth N.,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 John G.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9~67.
- Whitaker, Beth Elise, "Soft Balancing among Weak States? Evidence from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6, No. 5 (September 2010), pp. 1109~1127.
- Yesiltas, Murat, "Soft Balanc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2003 Iraq War," *Perceptions*, Vol. 14, No. 1 (Spring-Summer 2009), pp. 25~51.